

南齐书

(梁)萧子显撰

南齐书卷一 本纪第一

高帝上

太祖高皇帝讳道成，字绍伯，姓萧氏，小讳斗将，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也。何子鄴定侯延生侍中彪，彪生公府掾章，章生皓，皓生仰，仰生御史大夫望之，望之生光禄大夫育，育生御史中丞绍，绍生光禄勋闾，闾生济阴太守阐，阐生吴郡太守永，永生中山相苞，苞生博士周，周生蛇丘长矫，矫生州从事逵，逵生孝廉休，休生广陵府丞豹，豹生太中大夫裔，裔生淮阴令整，整生即丘令儒，儒生辅国参军乐子，宋升明二年九月赠太常，生皇考。萧何居沛，侍中彪免官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。晋元康元年，分东海为兰陵郡。中朝乱，淮阴令整字公齐，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。寓居江左者，皆侨置本土，加以南名，於是南兰陵兰陵人也。

皇考讳承之，字嗣伯。少有大志，才力过人，宗人丹是尹摹之、北兖州刺史源之并见知重。初为建威府参军，义熙中，蜀贼谯纵初平，皇考迁扬武将军、安固汶山二郡太守，善于绥抚。

元嘉初，徙为威烈将军、济南太守。七年，右将军到彦之北伐大败，虏乘胜破青部诸郡国，别帅安平公乙旃眷寇济南，皇考率数百人拒战，退之。虏众大集，皇考使偃兵开城门。众谏曰：“贼众我寡，何轻敌之甚！”皇考曰：“今日悬守秀城，事已危急，若复示弱，必为所屠，惟当见强待之耳。”虏疑有伏兵，遂引去。青州刺史萧思话欲委镇保险，皇考固谏不从，思话失据溃走。明年，征南大将军檀道济於寿张转战班师，滑台陷没，兖州刺史竺灵秀抵罪。宋文帝以皇考有全城之功，手书与都督长沙王义欣曰：“承之理民直亦不在武干后，今拟为兖州，□□檀征南详之。”皇考与道济无素故，事遂寝。迁辅国镇北中兵参军、员外郎。

十年，萧思话为梁州刺史，皇考为其横野府司马、汉中太守。氏师杨难当寇汉川，梁州刺史甄法护弃城走，思话至襄阳不进，皇考轻军前行，攻氏伪魏兴太守薛健於黄金山，克之。黄金山、张鲁旧戍，南接汉川，北枕驿道，险固之极。健既溃散，皇考即据之。氏伪梁、秦二州刺史赵温先据州城，闻皇考至，退据小城，薛健退屯下桃城，立柴营，皇考引军与对垒，相去二里。健与伪冯翊太守蒲早子悉力出战，皇考大破之，健等闭营自守不敢出，思话继至，贼乃稍退。皇考进至峨公山，为左卫将军、沙州刺史吕平大众所围积日，建武将军萧汪之、平西督护段蚪等至，表里奋击，大破之。难当又遣息和领步骑万余人，夹汉水两岸，援赵温，攻逼皇考。相拒四十余日。贼皆衣犀甲，刀箭不能伤。皇考命军中断槊长数尺，以大斧槌其后，贼不能当，乃焚营退。皇考追至南城，众军自后而进，连战皆捷，梁州平。诏曰：“承之禀命先驱，蒙险深入，全军屡克，奋其忠果，可龙骧将军。”随府转宁朔司马，太守如故。

入为太子屯骑校尉。文帝以平氏之劳，青州缺，将欲授用。彭城王义康秉政，皇考不附，乃转为江夏王司徒中兵参军、龙骧将军、南泰山太守，封晋兴县五等男，邑三百四十户。迁右军将军。元嘉二十四年殂，年六十四。梁土民思之，於峨公山立庙祭祀。升明二年，赠散骑常侍、金紫光禄大夫。

太祖以元嘉四年丁卯岁生。姿表英异，龙颡锤声，鳞文遍体。儒士雷次宗立学於鸡笼山，太祖年十三，受业，治礼及左氏春秋。十七年，宋大将军彭城王义康被黜，镇豫章，皇考领兵防守，太祖舍业南行。十九年，竟陵蛮动，文帝遣太祖领偏军讨沔北蛮。二十一年，伐索虏，至丘隘山，并破走。二十三年，雍州刺史萧思话镇襄阳，启太祖自随，戍沔北，讨樊、邓诸山蛮，破其聚落。初为左军中兵参军。二十七年，索虏围汝南戍主陈宪，台遣宁朔将军臧质、安蛮司马刘康祖救之，文

帝使太祖宣旨，授节度。闻虜主拓跋焘向彭城，质等回军救援，至盱眙，太祖与质别军主胡宗之等五军，步骑数千人前驱，焘已潜过淮，卒相遇於莞山下，合战败绩，缘淮奔退，宗之等皆陷没。太祖还就质固守，为虜所攻围，甚危急，事宁，还京师。二十九年，领偏军征仇池。梁州西界旧有武兴戍，晋隆安中没属氐；武兴西北有兰皋戍，去仇池二百里。太祖击二垒，皆破之。遂从谷口入关，未至长安八十里，梁州刺史刘秀之遣司马马注助太祖攻谈堤城，拔之，虜伪河间公奔走。虜救兵至，太祖军力疲少，又闻文崩，乃烧城还南郑。袭爵晋兴县五等男。孝建初，除江夏王大司马参军，随府转太宰，迁员外郎、直阁中书舍人、西阳王抚军参军、建康令。新安王子鸾有盛宠，简选僚佐，为北中郎中兵参军。陈太后忧，起为武烈将军，复为建康令，中兵如故。景和世，除后军将军。值明帝立，为右军将军。

时四方反叛，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及东诸郡皆起兵，明帝加太祖辅国将军，率众东讨。至晋陵，与贼前锋将程捍、孙昙瓘等战，一日破贼十二垒。分军定诸县，晋陵太守袁褊弃城走，东境诸城相继奔散。

徐州刺史薛安都反彭城，从子索儿寇淮阴，山阳太守程天祚举城叛，徐州刺史申令孙又降，征太祖讨之。时太祖平东贼还，又将南讨，出次新亭，前军已发，而索儿自睢陵渡淮，马步万余人，击杀台军主孙耿，纵兵逼前军张永营，告急。明帝闻贼渡，遽追太祖往救之，屯破釜。索儿向锺离，永遣宁朔将军王宽据盱眙，遏其归路。索儿击破台军主高道庆，走之於石鳖，将西归。王宽与军主任农夫先据白鹤涧，张永遣太祖驰督宽，索儿东要击太祖，使不得前。太祖鼓行结阵，直入宽垒，索儿望见不敢发。经数日，索儿引军顿石梁，太祖追之至葛冢，候骑还云贼至，太祖乃顿军引管，分两马军夹营外以待之。俄顷，贼马步奄至，又推火车数道攻战。相持移日，乃出轻兵攻贼西，使马军合击其后，贼众大败，追奔获其器仗。进屯石梁涧北。索儿夜遣千人来斫营，营中惊，太祖卧不起，宣令左右案部不得动，须臾贼散。太祖议欲於石梁西南高地筑垒通南道，断贼走路，索儿果来争之，太祖率军击破之，贼马自相践藉死。索儿走向锺离，太祖追至黯黹而还。除骁骑将军，封西阳县侯，邑六百户。

迁巴陵王卫军司马，随镇会稽。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遣临川内史张淹自鄱阳峽道入三吴，台军主沈思仁与伪龙骧将军任皇、镇西参军刘越绪各据险相守。明帝遣太祖领三千人讨之。时朝廷器甲皆充南讨，太祖军容寡阙，乃编椽皮为马具装，柝竹为寄生，夜举火进军，贼望见恐惧，未战而走。还除桂阳王征北司马、南东海太守、行南徐州事。

初，明帝遣张永、沈攸之以众喻降薛安都，谓太祖曰：“吾今因此北讨，卿意以为何如？”太祖对曰：“安都才识不足，狡猾有余。若长辔缓御，则必遣子入朝；今以兵逼之，彼将惧而为计，恐非国之利也。”帝曰：“众军猛锐，何往不克。卿每杖策，幸勿多言。”安都见兵至，果引索虏，永等败於彭城。淮南孤弱，以太祖为假冠军将军、持节、都督北讨前锋诸军事，镇淮阴。

泰始三年，沈攸之、吴喜北败於睢口，诸城戍大小悉奔归，虜遂进至淮北，围角城，戍主贾法度力弱不敌。诸将劝太祖渡岸救之，太祖不许，遣军主高道庆将数百张弩浮舰淮中，遥射城外虜，弩一发数百箭俱去，虜骑相引避之，乃命进战，城围即解。迁督南兖徐二州诸军事、南兖州刺史，持节、假冠军、督北讨如故。五年，进督兖、青、冀三州。六年，除黄门侍郎，领越骑校尉，不拜。复授冠军将军，留本任。

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，而民间流言，云：“萧道成当为天子”，明帝愈以为疑，遣冠军将军吴喜以三千人北使，令喜留军破釜，自持银壶酒封赐太祖。太祖戎衣出门迎，即酌饮之。喜还，帝意乃悦。七年，征还京师，部下劝勿就征，太祖曰：“诸卿暗於见事。主上自诛诸弟，为太子稚弱，作万岁后计，何关佗族。惟应速发，事缓必见疑。今骨肉相害，自非灵长之运，祸难将兴，方与卿等戮力耳。”拜散骑常侍、太子左卫北。时世祖以功当别封赣县，太祖以一门二封，固辞不受，诏许之。加邑二百户。

明帝崩，遗诏为右卫将军，领卫尉，加兵五百人。与尚书令袁粲、护军褚渊、领军刘劭共掌机事。又别领东北选事。寻解卫尉，加侍中，领石头戍军事。

明帝诛戮蕃戚，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以人凡获全。及苍梧王立，更有窥窬之望，密与左右阉人於后堂习驰马，招聚亡命。元徽二年五月，举兵於寻阳，收略官民，数日便办，众二万人，骑五百匹。发盆口，悉乘商旅船舫。大雷戍主杜道欣、鹊头戍主刘讦期告变，朝廷惶骇。太祖与护军褚渊、征北张永、领军刘劭、仆射刘秉、游击将军戴明宝、骠骑将军阮佃夫、右军将军王道隆、中书舍人孙千龄、员外郎杨运长集中书省计议，莫有言者。太祖曰：“昔上流谋逆，皆因淹缓，至於覆败。休范必远惩前失，轻兵急下，乘我无备。今应变之术，不宜念远，若偏师失律，则大沮众心。宜顿新亭、白下，坚守宫掖、东府、石头以待。贼千里孤军，后无委积，求战不得，自然瓦解。我请顿新亭以当其锋；征北可以见甲守白下；中堂旧是置兵地，领军宜屯宣阳门为诸军节度；诸贵安坐殿中，右军诸人不须竞出，我自前驱，破贼必矣。”因索笔下议，并注同。中书舍人孙千龄与休范有密契，独曰：“宜依旧遣军据梁山、鲁显间，右卫若不出白下，则应进顿南州。”太祖正色曰：“贼今已近，梁山岂可得至。新亭既是兵冲，所以欲死报国耳。常日乃可屈曲相从，今不得也。”座起，太祖顾谓刘劭曰：“领军已同鄙议，不可改易。”乃单车白服出新亭。加太祖使持节、都督征讨诸军、平南将军，加鼓吹一部。

治新亭城垒未毕，贼前军已至，太祖方解衣高卧，以安众心。乃索白虎幡，登西垣，使宁朔将军高道庆、羽林监陈显达、员外郎王敬则浮舸与贼水战，自新林至赤岸，大破之，烧其船舰，死伤甚众，贼步上新林，太祖驰使报刘劭，急开大小桁，拨淮中船舫，悉渡北岸。

休范乘肩輿率众至垒南，上遣宁朔将军黄回、马军主周盘龙将步骑出垒对阵。休范分兵攻垒东，短兵接战，自巳至午，众皆失色。太祖曰：“贼虽多而乱，寻破也。”杨运长领三齐射手七百人，引强命中，故贼不得逼城。未时，张敬儿斩休范首，太祖遣队主陈灵宝送首还台，灵宝路中遇贼军，埋首道侧。台军不见休范首，愈疑惧。贼众亦不知休范已死，别率杜黑蠡急攻垒东，司空主簿萧惠朗数百人突入东门，叫噪至堂下，城上守门兵披退。太祖挺身上马，率数百人出战，贼皆推楯而前，相去数丈，分兵横射，太祖引满将发，左右将戴弼绪举楯扞之，箭应手饮羽，伤百余人，贼死战不能当，乃却。众军复得保城，与黑蠡拒战，自晡达明旦，矢石不息。其夜大雨，鼓叫不复相闻，将士积日不得寝食，军中马夜惊，城内乱走，太祖秉烛正坐，厉声呵止之，如此者数四。

贼师丁文豪设伏破台军於皂荚桥，直至朱雀桁，刘劭欲开桁，王道隆不从，劭及道隆并战没。初，劭高尚其意，托造园宅，名为“东山”，颇忽世务。太祖谓之曰：“将军以顾命之重，任兼内外，主上春秋未几，诸王并幼冲，上流声议，遐迩所闻，此是将军艰难之日，而将军深尚从容，废省羽翼，一朝事至，虽悔何追。”劭竟不纳。

贼直至杜姥宅，车骑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，冠军将军沈怀明於石头奔散，张永溃於白下，宫内传新亭亦陷，太后执苍梧王手泣曰：“天下败矣！”太祖遣军主陈显达、任农夫、张敬儿、周盘龙等，从石头济淮，间道从承明门入卫宫阙。

休范既死，典签许公与诈称休范在新亭，士庶惶惑，诣垒投名者千数，太祖随得辄烧之，乃列兵登城北，谓曰：“刘休范父子先昨皆已即戮，在南冈下，身是萧平南，诸君善见观！君等名皆已焚除，勿有惧也。”台分遣众军击杜姥宅、宣阳门诸贼，皆破平之。太祖振旅凯入，百姓缘道聚观，曰：“全国家者此公也。”

太祖与袁粲、褚渊、刘秉引咎解职，不许。迁散骑常侍、中领军、都督南兖徐兖青冀五州军事、镇军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持节如故。进爵为公，增邑二千户。太祖欲分其功，请益粲等户，更日入直决事，号为“四贵”。秦时有太后、穰侯、泾阳、高陵君，称为“四贵”，至是乃复有焉。四年，加太祖尚书左仆射，本官如故。

休范平后，苍梧王渐行凶暴，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少有令誉，朝野归心。景素亦潜为自全之计，布款诚於太祖，太祖拒而不纳。七月羽林监袁祗奔景素，便举兵，太祖出屯玄武湖，遣众军北讨，事平乃还。

太祖威名既重，苍梧王深相猜忌，几加大祸。陈太妃骂之曰：“萧道成有功於国，今若害之，后谁复为汝著力者？”乃止。

太祖密谋废立。五年七月戊子，帝微行出北湖，常单马先走，羽仪警卫随后追之，於堤塘相蹈藉，左右张互儿马坠湖，帝怒，取马置光明亭前，自驰骑刺杀之，因共屠割，与左右作羌胡伎为乐。又於蛮冈赌跳。际夕乃还仁寿殿东阿毡屋中寝。语左右杨玉夫：“伺织女度，报我。”时杀害无常，人怀危惧。玉夫与其党陈奉伯等二十五人同谋，於毡屋中取千牛刀杀苍梧王，称敕，使厢下奏伎，因将首出与王敬则，敬则送太祖。太祖夜从承明门乘常所骑赤马入，殿内惊怖，既知苍梧王死，咸称万岁。及太祖践阼，号此马为“龙骧将军”，世谓为“龙骧赤”。

明日，太祖戎服出殿庭槐树下，召四贵集议。太祖谓刘秉曰：“丹阳国家重戚，今日之事，属有所归。”秉让不当。太祖次让袁粲，粲又不受。太祖乃下议，备法驾诣东城，迎立顺帝。於是长刀遮粲、秉等，各失色而去。甲午，太祖移镇东府，与袁粲、褚渊、刘秉各甲仗五十人入殿。丙申，进位侍中、司空、录尚书事、骠骑大将军，持节、都督、刺史如故，封竟陵郡公，邑五千户，给油幢络车，班剑三十人。太祖固辞上台，即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庚戌，进督南徐州刺史。封杨玉夫等二十五人爵邑各有差。十月戊辰，又进督豫、司二州。

初，荆州刺史沈攸之与太祖於景和世同直殿省，申以欢好，以长女义兴公主妻攸之第三子元和。攸之为郢州，值明帝晚运，阴有异图。自郢州迁为荆州，聚敛兵力，将吏逃亡，辄讨质邻伍。养马至二千余匹，皆分赋戍逻兵士，使耕田而食，廩财悉充仓隼。荆州作部岁送数千人仗，攸之割留，簿上供讨四山蛮。装治战舰数百千艘，沈之灵溪里，钱帛器械巨积，朝廷畏之。高道庆家在华容，假还过江陵，道庆素便马，攸之与谊饮，於听事前合马槊，道庆槊中破攸之马鞍，攸之怒，索刃槊，道庆驰马而出。还都说攸之反状，请三千人袭之，朝议虑其事难济，太祖又保持不许。太祖既废立，遣攸之子司徒左长史元琰赍苍梧王诸虐害器物示之，攸之未得即起兵，乃上表称庆，并与太祖书推功。

攸之有素书十数行，常韬在褊裆角，云是明帝与己约誓。十二月，遂举兵。其妾崔氏、许氏谏攸之曰：“官年已老，那不为百口计！”攸之指褊裆角示，称太后令召己下都。京师恐惧。乙卯，太祖入居朝堂，命诸将西讨，平西将军黄回为都督前驱。

前汀州刺史王蕴，太后兄子，少有胆力，以父指名宦不达，欲以将途自奋。每抚刀曰：“龙渊、太阿，汝知我者。”叔父景文诫之曰：“阿答，汝灭我门户！”蕴曰：“答与童乌贵践觉异。”童乌，景文子绚小字；答，蕴小字也。蕴遭母丧罢任，还至巴陵，停舟一月，日与攸之密相交构。时攸之未便举兵，蕴乃下达郢州。世祖为郢州长史，蕴期世祖出吊，因作乱据郢城，世祖知之，不出。蕴还至东府前，又期太祖出，太祖又不出吊，再计不行，外谋固。

司徒袁粲、尚书令刘秉见太祖威权稍盛，虑不自安，与蕴及黄回等相结举事，殿内宿卫主师，无不协同。攸之反间初至，太祖往石头与粲谋议，粲称疾不相见。克壬申夜起兵据石头，刘秉惶怯，晡时，从丹阳郡载妇女入石头，朝廷不知也。其夜，丹阳丞王逊告变，秉从弟领军韞及直阁将军卜伯兴等严兵为内应。太祖命王敬则於宫内诛之。遣诸将攻石头，王蕴将数百精手带甲粲，城门已闭，官军又至，乃散。众军攻石头，斩粲，刘秉走雒檐湖，蕴逃斗场，并禽斩之。

粲位任虽重，无经世之略，疏放好酒，步履白杨郊野间，道遇一士大夫，便呼与酣饮。明日，此人谓被知顾，到门求通，粲曰：“昨饮酒无偶，聊相要耳。”竟不与相见。尝作五言诗云：“访迹虽中字，循寄乃沧州。”盖其志也。

刘秉少以宗室清谨见知，孝武世，秉弟遐坐通嫡母殷氏养女，殷亡口中血出，众疑行毒害，孝武使秉从弟祗讽秉启证其事。秉曰：“行路之人，尚不应尔，今日乃可一门同尽，无容奉敕。”众以此称之。故为明帝所任。苍梧废，秉出集议，於路逢弟韞，韞开车迎问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固当归兄邪？”秉曰：“吾等已让领军矣。”韞槌胸曰：“君肉中詎有血！”

粲典签莫嗣祖知粲谋，太祖召问嗣祖：“袁谋反，何不启闻？”嗣祖曰：“事主义无二心，虽死不敢泄也。”蕴嬖人张承伯藏匿蕴。太祖并赦而用之。黄回顿新亭，闻石头鼓噪，率兵来赴之，朱雀<舟行>有戍军，受节度，不听夜过，会石头已平，因称救援。太祖知而不言，抚之愈厚，遣回西上，流涕告别。

太祖屯阅武堂，驰结军旅。闰月辛丑，诏假黄钺，率大众出屯新亭中兴堂，治严筑垒。教曰：“河南称慈，谅由掩骼，广汉流仁，实存殍朽。近袁制兹营，崇沟浚塹，古墟曩隧，时有湮移，深松茂草，或致刊薙。凭轩动怀，巡隍增愴。宜并为收改葬，并设薄祀。”

二年正月，沈攸之攻郢城不克，众溃，自经死，传道京邑。丙子，太祖旋镇东府。二月癸未，进太祖太尉，增封三千户，都督南徐、南兖、徐、兖、青、冀、司、豫、荆、雍、湘、郢、梁、益、广、越十六州诸军事。太祖解骠骑，辞都督，不许，乃表送黄钺。三月己酉，增班剑为四十人、甲仗百人入殿。丙子，加羽葆鼓吹，余并如故。

大明泰始以来，相承奢侈，百姓成俗。太祖辅政，罢御府，省二尚方诸饰玩。至是又上表禁民间华伪杂物：不得以金银为箔，马乘具不得金银度，不得织成绣裙，道路不得著锦履，不得用红色为幡盖衣服，不得翦彩帛为杂花，不得以绫作杂服饰，不得作鹿行锦及局脚桎柏床、牙箱笼杂物、彩帛作屏鄣、锦缘荐席、，不得私作器仗，不得以七宝饰乐器又诸杂漆物，不得以金银为花兽，不得辄铸金铜为像。皆须墨敕，凡十七条。其中宫及诸王服用，虽依旧例，亦请详衷。

九月丙午，进位假黄钺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傅、领扬州牧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。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、掾、属各四人，使持节、太尉、骠骑大将军、录尚书、南徐州刺史如故。固辞，诏遣敦劝，乃受黄钺，辞殊礼。甲寅，给三望军。

三年正月乙巳，太祖表蠲百姓逋负。丙辰，加前部羽葆鼓吹。丁巳，命太傅府依旧辟召。丁卯，给太祖甲仗五百人，出入殿省。甲午，重申前命，剑履上殿，入朝趋，赞拜不名。三月甲辰，诏进位相国，总百揆，封十郡为齐公，备九锡之礼，加玺绂远游冠，位在诸侯王上，加相国绿綬绶，其骠骑大将军、扬州牧、南徐州刺史如故。太祖三让，公卿敦劝固请，乃受。甲寅，策相国齐公曰：

天地变通，莫大乎炎凉，悬象著明，莫崇乎日月。严冬播气，贞松之操自高，光景时昏，若华之暎弥显。是故英睿当乱而不移，忠贤临危而尽节。自景和昏虐，王纲弛紊，太宗受命，绍开中兴，运属屯难，四郊多垒。萧将军震威华戎，实资义烈，康国济民，於是乎在。朕以不造，夙罹凶凶。嗣君失德，书契未纪。威侮五行，虔刘九县，神歇灵绎，海水群飞，彝器已尘，宗禋谁主，缀旒之殆，未足为譬，岂直小宛兴刺，黍离作歌而已哉。天赞皇宋，实启明实，爰登寡昧，纂承大业，鸿绪再维，闳基重造，高勋至德，振古绝伦。昔保衡翼殷，博陆匡汉，方斯蔑如也。今将授公典礼，其敬听朕命。

乃者，袁邓构祸，实繁有徒，子房不臣，称兵协乱，跨蹈五湖，凭陵吴、越，浮浸亏辰，沈氛晦景，桴鼓振於王畿，锋镝交乎天邑。顾瞻宫掖，将成茂草，言念邦国，翦为仇讎。当此之时，人无固志。公投袂殉难，超然奋发，执金板而先驰，登寅车而戒路，军政端严，卒乘辑睦，麾钺一临，凶党冰泮。此则霸业之基，勤王之始也。安都背叛，窃据徐方，敢率犬羊，陵虐淮许，索儿愚悖，同恶相济，天祚无象，背顺归逆，北鄙黔黎，奄坠涂炭，均人废职，边师告警。公受命宗祊，精贯朝日，拥节和门，气逾霄汉，破釜之捷，斩馘蔽野，石梁之战，禽其渠帅，保境全民，江阳即序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张淹迷昧，弗顾本朝，爰自南区，志图东夏，潜军闲入，窃覬不虞。於时江东未夷，皇涂荐阻。公忠诚慷慨，在险弥亮，深识九变，妙察五色，以寡制众，所向风偃。朝廷无东顾之忧，闽、越有来苏之庆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匈奴野心，侵掠疆场，前师失律，王旅崩挠，洒血成川，伏尸千里。丑羯俯张，势振彭、泗，乘胜长驱，窥觐京甸，冠带之轨将湮，被发之容行及。公奉辞代罪，戒旦晨征，兵车始交，氛浸时荡，吊死抚伤，弘宣皇泽，俾我淮、肥，复沾盛化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自兹厥后，豺豕孔炽，封豕长蛇，重窥上国。而世故相仍，师出日老，战士无临阵之心，戎卒有怀归之思。是以下邳精甲，望风振恐，角城高垒，指日沦陷。公眷言王事，发愤忘食，躬擐甲冑，视险若夷，短兵才接，巨猾鸟散，分疆画界，开创青、兖。此又公之功也。泰始之末，入参禁旅，任兼军国，事同顾命。桂阳负众，轻部九鼎，裂冠毁冕，拔本塞源，入兵万乘之国，顿戟象魏之下，烈火焚於王城，飞矢集乎君屋。机变儻忽，终古莫二，群后忧惶，元戎无主。公按剑凝神，则奇贯世，乘旄指麾，则懦夫成勇。曾不崇朝，新亭献捷，信宿之间，宣阳底定，云雾廓清，区宇康乂。此又公之功也。皇室多难，衅起戚蕃，邗、晋、应、韩，翻为讎敌，建平失图，兴兵内侮。公又指

授六师，义形乎色，役未逾旬，朱方宁晏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苍梧肆虐，诸夏糜沸，淫弄以逞，谁则无罪，火炎崑冈，玉石俱焚，黔首相悲，朝不谋夕，高祖之业已沦文、明之轨谁嗣。公远稽殷、汉之义，近遵魏、晋之典，猥以眇身，入奉宗祏，七庙清谧，九区反政。此又公之功也。袁粲无质，刘秉攜贰，搢、述相扇，成此乱阶，丑图潛构，危机窃发，据有石头，志犯应、路。公神谋内运，霜锋外举，妖沴载澄，国涂悦穆。此又公之功也。沈攸之苞祸，岁月滋彰，蜂目豺声，阻兵安忍。哀彼荆汉，独为匪民，乃眷西顾，缅同異域。而经纶维始，九伐未申，长恶不悛，遂逞凶逆。驱合姦回，势过虓虎，朝野忧疑，三军沮气。公秉钺出关，凝威江甸，正情与曷日同亮，明略与秋云竞爽。至义所感，人百其心，鼙鼓一麾，夏首宁谧，云梯未举，鲁山克定。积年逋诛，一朝显戮，沮浦安流，章台顺轨。此又公之功也。公有济天下之勋，重之以明哲，道庇生民，志匡宇宙，勩力肆心，劬劳王室，自东徂西，靡有宁晏，险阻艰难，备尝之矣。若乃締构宗稷之勤，造物资始之泽，云布雾散，光被六幽，弼予一人，永清四海。是以秬草腾芳于郊园，景星垂晖于清汉，遐方款关而慕义，荒服重译而来庭，汪哉邈乎！无得而名焉。

朕闻畴庸表德，前王盛典，崇树侯伯，有国攸同。所以文命成功，玄珪显锡，姬旦秉哲，曲阜启蕃，或改玉以弘风，或胙土以宣化，礼绝常班，宠冠群辟，爰逮桓文，车服異数。惟公勋业超于先烈，而褒赏阙于旧章，古今之道，何其爽与？静言钦歎，良有缺然。今进授相国，以青州之齐郡，徐州之梁郡，南徐州之兰陵、鲁郡、琅邪、东海、晋陵、义兴，扬州之吴郡、会稽，凡十郡，封公为齐公。锡兹玄土，苴以白茅，定尔邦家，用建冢社。斯实尚父故蕃，世作盟主，纪纲侯甸，率由旧则。往者周、邵建国，师保兼任，毛、毕执珪，入作卿士，内外之寄，同规在昔。今命使持节、兼太尉、侍中、中书监、司空、卫将军、鄆都县开国侯渊授公相国印绶，齐公玺绂；持节、兼司空副、守尚书令僧虔授齐公茅土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，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。相国位总百辟，秩逾三铉，职以礼移，号随事革。其以相国总百辟，去录尚书之称。送所假节、侍中貂蝉、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绶、竟陵公印策。其骠骑大将军、扬州牧、南徐州刺史如故。又加公九锡，其敬听后命：以公秉礼弘律，仪刑区宇，遐迩一体，民无異业，是用锡公大辂、戎辂各一，玄牡二驷。公崇脩南亩，所宝惟谷，王府充实，百姓繁阜，是用锡公衮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公居身以谦，导物以义，谿钧庶品，罔不和悦，是用锡公轩县之乐，六佾之舞。公翼赞王猷，声教远洽，蛮夷竭欢，回首内附，是用锡公朱户以居。公明鉴人伦，澄辨泾渭，官方与能，英义克举，是用锡公纳陛以登。公保佑皇朝，厉身化下，杜渐孩萌，含生夤式，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。公御宄以刑，御姦以德，君亲无将，将而必诛，是用锡公鈇钺各一。公夙举四维，龙蹇八表，威灵所振，異域同文，是用锡公彤弓一，彤矢百，旅弓十，旅矢千。公明发载怀，肃恭禋祀，孝敬之重，义感灵祇，是用锡公秬鬯一亩，珪瓚副焉。齐国置丞相以下，一遵旧式。往钦哉！其祇服朕命，经纬乾坤，宏亮洪业，茂昭尔大德，阐扬我高祖以休命。

太祖三让，公卿敦劝固请，乃受之。

丁巳，下令赦国内殊死以下，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，一皆原赦，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赐谷五斛，府州所领，亦同荡然。

宋帝诏齐公十郡之外，随宜除用。以齐国初建，给印五百万，布五千匹，绢五千匹。四月癸酉，诏进齐公爵为王，以豫州之南梁、陈郡、颍川、陈留，南兖州之盱眙、山阳、秦郡、广陵、海陵、南沛十郡增封。使持节、司空、卫将军褚渊奉策授玺绂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，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，锡兹玄土，苴白茅，改立王社。相国、扬州牧、骠骑大将军、南徐州刺史如故。丙戌，命齐王冕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备五时副车，置旄头云罕，乐僂八佾，设鍾虞宫县。王世子为太子，王女王孙爵命一如旧仪。

辛卯，宋帝禅位，下诏曰：

惟德动天，玉衡所以载序，穷神知化，亿兆所以归心，用能经纬乾坤，弥纶宇宙，阐扬鸿烈，大庇生民。晦往明来，积代同轨，前王踵武，世必由之。宋德湮微，昏毁相袭，景和聘悖于前，元徽肆虐于后，三光再霾，七庙将坠，璇极委馭，含识知泯，我文、武之祚，步焉如缀。静惟此素，

夕惕疚心。

相国齐王，天诞叡圣，河岳炳灵，拯倾提危，澄氛静乱，匡济艰难，功均造物。宏谋霜照，祕筭云回，旌旆所临，一麾必捷，英风所拂，无思不偃，表里清夷，遐迩宁谧。既而光启宪章，弘宣礼教，姦宄之类，睹隆威而隔情，慕善之俦，仰徽猷而增厉。道迈于重华，勋超乎文命，荡荡乎无得而称焉。是以辨发左衽之酋，款关请吏，木衣卉服之长，航海来庭，岂惟肃慎献楛，越裳荐罽而已哉。故四奥载宅，六府克和，川陆効珍，祯祥鳞集，卿烟玉露，旦夕扬藻，嘉穉芝英，晷刻呈茂。革运斯炳，代终弥亮，负宸握枢，允归明哲，固以狱讼去宋，讴歌适齐。

昔金政既沦，水德缔构，天之历数，皎焉攸微。朕虽寡昧，闇于大道，稽览隆替，为日已久，敢忘列代遗则，人神至愿乎？便逊位别宫，敬禅于齐，一依唐虞、魏晋故事。

是日宋帝逊于东邸，备羽仪，乘画轮车，出东掖门，问今日何不奏鼓吹，左右莫有答者。

壬辰，策命齐王曰：

伊太古初陈，万物纷纶，开耀灵以鉴品物，立元后以馭蒸人。若夫容成、大庭之也，宓羲、五龙之辰，靡得而详焉。自轩黄以降，坟素所纪，略可言者，莫崇乎尧舜。披金绳而握天镜，开玉匣而总地维，德之休明，宸居灵极。期运有终，归禅与能。所以大唐逊位，<言 勞>然兴歌，有虞揖让，卿云发采。亮符命之攸臻，坦至公以成务，怀生载悖，灵祇効祉，遗风馥烈，光被无垠。汉魏因循，弗敢失坠，爰逮晋氏，亦遵前仪。惟我祖宗英叡，勋格幽显，从天人而齐七政，凝至德而抚四维。末叶不造，仍世多故，日蚀星陨，山沦川竭。

惟王圣哲渊明，荣镜宇宙，体望日之威，资就云之泽，临下以简，御众以宽，仁育群生，义征不諲，国涂荐阻，弘五虑而又宁，皇绪将湮，秉六术以匡济。及至权臣内侮，蕃屏陵上，兵革云翔，万邦震骇，裁之以武风，绥之以文化，遐还清夷，表里肃穆。戢珣戈而事黼黻，委旌门而恭儒馆，声化远洎，荒服无尘，殊类同规，华戎一揆。是以五光来仪于轩庭，九穗含芳于郊牧。象纬昭澈，布新之符已显，图讖彪炳，受终之义既彰。灵祇乃眷，兆民引领。朕闻至道深微，惟人是弘，天命无常，惟德是与。所以仰鉴玄情，俯察群望，敬禅神器，授帝位于尔躬。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于戏！王其允执厥中，仪刑前式，以副率土之欣望。命司裘而谒苍昊，奏云门而升圆丘，时膺大礼，永保洪业，岂不盛欤！

再命玺书曰：

皇帝敬问相国齐王。大道之行，与三代之英，朕虽闇昧，而有志焉。夫昏明相袭，晷景之恒度，春秋递运，时岁之常序。求诸天数，犹且隆替，矧伊在人，能无终谢。是故勋华弘风于上叶，汉魏垂式于后昆。

昔我高祖，钦明文思，振民育德，皇灵眷命，奄有四海。晚世多难，姦宄寔繁，鼙鼓宵闻，元戎旦警，亿兆夷人，启处靡厝。加以嗣君荒怠，敷虐万方，神鼎将迁，宝策无主，实赖英圣，匡济艰危。惟王体天则地，舍弘光大，明并日月，惠均云雨。国步斯梗，则稜威外发，王猷不造，则渊谟内昭。重构闽、吴，再宁淮、济，静九江之洪波，卷海沂之氛沴，放斥凶昧，存我宗祀，旧物惟新，三光改照。逮至宠臣裂冠，则裁以庙略，荆汉反噬，则震以雷霆。麾旆所临，风行草靡，神筭所指，龙举云属。诸夏廓清，戎翟思赴，兴文偃武，阐扬洪烈。明保冲赜，翱翔礼乐之场，抚柔黔首，咸跻仁寿之域。自霜露所坠，星辰所经，正朔不通，人迹穿至者，莫不逾山越海，北面称蕃，款关重译，修其职责。是以祯祥发采，左史载其奇，玄象垂文，保章审其度，凤书表肆类之运，龙图显班瑞之期。重以珠衡日角，神姿特挺，君人之义，在事必彰。书不云乎，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。民心无常，惟惠之怀。神祇之眷如彼，苍生之愿如此。笙管变声，锤石改调。朕所以拥璇持衡，倾伫明哲。

昔金德既沦，而传祚于我有宋，历数告终，寔在兹日，亦以水德而传于齐。式遵前典，广询群议，王公卿士，咸曰惟宜。今遣使持节、兼太保、侍中、中书监、司空、卫将军、雩都县侯渊，兼太尉、守尚书令僧虔奉皇帝玺绶，受终之礼，一依唐虞故事。王其允副幽明，时登元后，宠绥八表，以酬昊天之旅命。

太祖三辞，宋帝王公以下固请。兼太史令、将作匠陈文建奏符命曰：“六，亢位也。后汉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，一百九十六年而禅魏；魏自黄初至咸熙二年，四十六年而禅晋；晋自太始至元熙二年，一百五十六年而禅宋；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，凡六十年；咸以六终六受。六，亢位也。验往揆今，若斯昭著。敢以职任，备陈管穴。伏愿顺天时，膺符瑞。”二朝百辟又固请。尚书右仆射王俭奏：“被宋诏逊位。臣等参议，宜克日舆驾受禅，撰立仪注。”太祖乃许焉。

史臣曰：案太一九宫占推汉高五年，太一在四宫，主人与客俱得吉，计先举事者胜，是岁高祖破楚。晋元兴二年，太一在七宫，太一为帝，天目为辅佐，迫胁太一，是年安帝为桓玄所逼出宫。大将在一宫，参相在三宫，格太一。经言格者，已立政事，上下格之，不利有为，安居之世，不利举动。元兴三年，太一在七宫，宋武破桓玄。元嘉元年，太一在六宫，不利有为，徐、傅废营阳王。七年，太一在八宫，关囚恶岁，大小将皆不得立，其年到彦之北伐，初胜后败，客主俱不利。十八年，太一在二宫，客主俱不利，是岁氏杨难当寇梁、益，来年仇池破。十九年，大小将皆见关不立，凶，其年裴方明伐仇池，克百顷，明年失之。泰始元年，太一在二宫，为大小将奄击之，其年景和废。二年，太一在三宫，不利先起，主人胜，其年晋安王子勋反。元徽二年，太一在六宫，先起败，是岁桂阳王休范反，并伏诛。四年，太一在七宫，先起者客，西北走，其年建平王景素败。昇明元年，太一在七宫，不利为客，安居之世，举事为客人，应发为客，袁粲、沈攸之等反，伏诛。是岁太一在杜门，临八宫，宋帝禅位，不利为客，安居之世，举事为客人，禅代之应也。

南齐书卷二 本纪第二

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，上即皇帝位于南郊，设坛柴燎告天曰：“皇帝臣道成敢用玄牡，昭告皇天后帝。宋帝陟鉴乾序，钦若明命，以命于道成。夫肇自生民，树以司牧，所以闡极则天，开元创物，肆兹大道。天下惟公，命不于常。昔以虞、夏，受终上代，粤自汉、魏，揖让中叶，咸炳诸典谟，载在方册。水德既微，仍世多故，寔赖道成匡拯之功，以弘济于厥艰。大造颠坠，再构区宇，宣礼明刑，缔仁缉义。晷纬凝象，川岳表灵，诞惟天人，罔弗和会。乃仰协归运，景属与能，用集大命于兹。辞德匪嗣，至于累仍，而羣公卿士，庶尹御事，爰及黎献，至于百戎，金曰‘皇天眷命，不可以固违，人神无托，不可以旷主’。畏天之威，敢不祇从鸿历。敬简元辰，虔奉皇符，升坛受禅，告类上帝，以永答民衷，式敷万国。惟明灵是贐！”

礼毕，大驾还宫，临太极前殿。诏曰：“五德更绍，帝迹所以代昌，三正迭隆，王度所以改耀。世有质文，时或因革，其资元膺历，经道振民，固以异术同揆，殊流共贯者矣。朕以寡昧，属值艰季，推肆勤之诚，藉乐治之数，贤能悉心，士民致力，用获拯溺翫暴，一匡天下。业未参古，功殆侔昔。宋氏以陵夷有微，历数攸及，思弘乐推，永鉴崇替，爰集天禄于朕躬。惟志菲薄，辞弗获昭，遂钦从天人，式繇景命，祇月正于文祖，升禋鬯于上帝。猥以寡德，光宅四海，纂革代之蹤，托王公之上，若涉渊水，罔知所济。宝祚初启，洪庆惟新，思俾利泽，宣被亿兆，可大赦天下。改昇明三年为建元元年。赐民爵二级，文武进位二等，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人五斛。连租宿债勿复收。有犯乡论清议，赃汗淫盗，一皆荡涤，洗除先注，与之更始。长徒敕系之囚，特皆原遣。亡官失爵，禁锢夺劳，一依旧典。”

封宋帝为汝阴王，筑宫丹阳县故治，行宋正朔，车旗服色，一如故事，上书不为表，答表不称诏。降宋晋熙王燮为阴安公，江夏王跻为沙阳公，随王翊为舞阴公，新兴王嵩为定襄公，建安王禧为荔浦公，郡公主为县君，县公主为乡君。诏曰：“继世象贤，列代盛典，畴庸嗣美，前载令图。宋氏通侯，乃宜随运省替。但钦德怀义，尚表坟间，况功济区夏，道光民俗者哉。降差之典，宜遵往制。南康县公华容县公可为侯，萍乡县侯可为伯，减户有差，以继刘穆之、王弘、何无忌后。”

以司空褚渊为司徒，吴都太守柳世隆为南豫州刺史。诏曰：“宸运肇创，宝命惟新，宜弘庆宥，广敷蠲汰。劫贼馀口没在台府者，悉原放。诸负衅流徙，普听还本。”以齐国左卫将军陈显达为中护军，中领军王敬则为南兖州刺史，左卫将军李安民为中领军。戊戌，以荆州刺史崑为尚书令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，冠军将军映为荆州刺史，西中郎将晃为南徐州刺史，冠军将军

垣崇祖为豫州刺史，骠骑司马崔文仲为徐州刺史。

断四方上庆礼。己亥，诏曰：“自庐井毁制，农桑易业，盐铁妨民，货鬻伤治，历代成俗，流蠹岁滋。援拯遗弊，革末反本，使公不专利，氓无失业。二宫诸王，悉不得营立屯邸，封略山湖。太官池籩，宫停税入，优量省置。”庚子，诏“宋帝后蕃王诸陵，宜有守卫”。有司奏帝陵各置长一人，兵有差，王陵五人，妃嫔三人。

五月丙午，进河南王吐谷浑拾寅号骠骑大将军。诏曰：“宸运革命，引爵改封，宋氏第秩，虽宜省替，其有预效屯夷，宣力齐业者，一仍本封，无所减降。”有司奏留襄阳郡公张敬儿等六十二人，除广兴郡公沈县亮等百二十二人。改元嘉历为建元历，木德盛卯终未，以正月卯祖，十二月未腊。丁未，诏曰：“设募取将，悬赏购士，盖出权宜，非曰恒制。顷世艰险，浸以成俗，且长逋逸，开罪山湖。是为黥刑不辱，亡窜无咎。自今以后，可断众募。”壬子，诏封佐命文武功臣新除司徒褚渊等三十一人，进爵增户各有差。乙卯，河南王吐谷浑拾寅奉表贡献。丙辰，诏遣大使分行四方，遣兼散骑常侍十二人巡行。以交宁道远，不遣使。己未，汝阴王薨，追谥为宋顺帝，终礼依魏元、晋恭帝故事。辛酉，阴安公刘燮等伏诛。追封谥上兄道度为衡阳元王，道生为始安贞王。丙寅，追尊皇考曰宣皇帝，皇妣为孝皇后，妃为昭皇后。

六月辛未，诏“相国骠骑中军三府职，可依资劳度二宫，若职限已盈，所馀可赐满”。壬申，以游击将军周山图为兖州刺史。乙亥，诏曰：“宋末频年戎寇，兼灾疾凋损，或枯骸不收，毁椁莫掩，宜速宣下埋藏营恤。若标题犹存，姓字可识，可即运载，致还本乡。有司奏遣外监典事四人，周行离门外三十五里为限。其馀班下州郡。无棺器标题者，属所以台钱供市。”庚辰，七庙主备法驾即于太庙。诏“诸将及客，戮力艰难，尽勤直卫，其从还宫者，普赐位一阶”。辛巳，罢荆州刺史。甲申，立皇太子贇。断诸州郡礼庆。见刑入重者，降一等，并申前赦恩百日。立皇子嶷为豫章王，映为临川王，晃为长沙王，晔为武陵王，暠为安成王，铨为鄱阳王，铄为桂阳王，鉴为广陵王，皇孙长懋为南郡王。乙酉，葬宋顺帝于遂宁陵。

秋七月丁未，诏曰：“交阯比景，独隔书朔，斯乃前运方季，负海不朝，因迷遂往，归款莫由。曲赦交州部内李叔献一人即抚南土，文武详才选用。并遣大使宣扬朝恩。”以试守武平太守行交州府事李叔献为交州刺史。丙辰，以虜伪茄芦镇主阴平公杨仁香为沙州刺史。丁巳，诏“南兰陵桑梓本乡，长蠲租布；武进王业所基，复十年”。

九月辛丑，诏“二吴、义兴三郡遭水，减今年田租”。乙巳，以新除尚书令、骠骑将军豫章王嶷为荆、湘二州刺史，平四将军临川王映为扬州刺史。丙午，司空褚渊领尚书令。戊申，车驾幸宣武堂宴会，诏诸王公以下赋诗。

冬十月丙子，立鼓城刘胤为汝阴王，奉宋帝后。己卯，车驾殷祠太庙。辛巳，诏曰：“朕婴缀世务，三十馀岁，险阻艰难，备尝之矣。末路屯夷，戎车岁驾，诚藉时来之运，实资士民之力。宋元徽二年以来，诸从军得官者，未悉蒙禄，可催速下访，随正即给。才堪馀任者，访洗量序。若四州士庶，本乡沦陷，簿籍不存，寻校无所，可听州郡保押，从实除奏。荒远阙中正者，特许据军簿奏除。或戍扞边役，末由旋反，听于同军各立五保，所隶有司，时为言列。”汝阴太妃王氏薨，道赠为宋恭皇后。

十一月庚子，以太子左卫率萧景先为司州刺史。辛亥，立皇太子妃裴氏。甲申，封功臣骠骑长史江谧等十人爵户各有差。

二年春正月戊戌朔，大赦天下。以司空、尚书令褚渊为司徒，中军将军张敬儿为车骑将军，中领军李安民为领军将军，中护军陈显达为护军将军。辛丑，车驾亲祠南郊。癸卯，诏索虜寇淮、泗，遣众军北伐，内外纂严。

二月丁卯，虜寇寿阳，豫州刺史垣崇祖破走之。置巴州。壬申，以三巴校尉明慧昭为巴州刺史。戊子，以宁蛮校尉萧赤斧为雍州刺史，南蛮长史崔惠景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辛卯，诏西境献捷，解严。癸巳，遣大使巡慰淮、肥、徐、豫边民尤负遭难者，刺史二千石量加赈恤。甲午，诏“江西北民避难流徙者，制遣还本，蠲今年租税，单贫及孤老不能自存者，即听悉籍，郡县押领”。

三月丁酉，以待中西昌侯鸾为郢州刺史。戊戌，以护军将军陈显达为南兖州刺史，吴郡太守张岱为中护军。己亥，车驾幸乐游苑宴会，王公以下赋诗。辛丑，以征虏将军崔祖思为青、冀二州刺史。

夏四月丙寅，进高丽王乐浪公高璉号骠骑大将军。

五月，立六门都墙。

六月癸未，诏“昔岁水旱，曲赦丹阳、二吴、义兴四郡遭水尤剧之县，元年以前，三调未充，虚列已毕，官长局吏应共偿备外，详所除宥”。

秋七月甲寅，以辅国将军卢绍之为青、冀二州刺史。戊午，皇太子妃裴氏薨。

闰月辛巳，遣领军将军李安民行淮、泗。庚寅，索虏攻胸山，青、冀二州刺史卢绍之等破走之。

冬十一月戊子，以氏杨后起为秦州刺史。

十二月戊戌，以司空褚渊为司徒。乙巳，车驾幸中堂听讼。壬子，以骠骑大将军豫章王嶷为司空，扬州刺史、前将军临川王映为荆州刺史。

三年春正月壬戌朔，诏王公卿士荐谏言。丙子，以平北将军陈显达为益州刺史，贞阳公柳世隆为南兖州刺史，皇子锋为江夏王。领军将军李安民等破虏于淮阳。

夏四月，以宁朔将军沈景德为广州刺史。

六月壬子，大赦。逋租宿债，除减有差。

秋七月，以冠军将军垣荣祖为徐州刺史。

冬十月戊子，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浑度易侯为西秦河二州刺史、河南王。

四年春正月壬戌，诏曰：“夫胶庠之典，彝伦攸先，所以招振才端，启发性绪，弘字黎氓，纳之轨义，是故五礼之迹可传，六乐之容不泯。朕自膺历受图，志阐经训，且有司羣僚，奏议咸集，盖以戎车时警，文孝未宣，思乐泮宫，永言多慨。今关雎无虞，时和岁稔，远迹同风，华夷慕义。便可式遵前准，修建敦学，精选儒官，广延国胄。”以江州刺史王延之为右光禄大夫。癸亥，诏曰：“比岁申威西北，义勇争先，殒气寇场，命尽王事。战亡纒复，虽有恒典，主者遵用，每伤简薄。建元以来战亡，赏纒租布二十年，杂役十年。其不得收屍，主军保押，亦同此例。”以后将军长沙王晃为护军将军，中军将军南郡王长懋为南徐州刺史，冠军将军安成王暹为江州刺史。

二月乙未，以冠军将军桓康为青、冀二州刺史。上不豫，庚戌，诏原京师囚系有差，元年以前逋责皆原除。

三月庚申，召司徒褚渊、左仆射王俭诏曰：“吾本布衣素族，念不到此，因藉时来，遂隆大业。风道沾被，升平可期。遭疾弥留，至于大渐。公等奉太子如事吾，柔远能迩，缉和内外，当令太子敦穆亲戚，委任贤才，崇尚节俭，弘宣简惠，则天下之理尽矣。死生有命，夫复何言！”壬戌，上崩于临光殿，年五十六。

四月庚寅，上谥曰太祖高皇帝。奉梓宫于东府前渚升龙舟。丙午，窆武进泰安陵。

上少沈深有大量，宽严清俭，喜怒无色。博涉经史，善属文，工草隶书，弈棋第二品。虽经纶夷险，不废素业。从谏察谋，以威重得众。即位后，身不御精细之物，敕中书舍人桓景真曰：“上衣中似有玉介导，此制始自大明末，后泰始尤增其丽。留此置主衣，政是兴长疾源，可即时打碎。凡复有可異物，皆宜随例也。”后宫器物栏槛以铜为饰者，皆改用铁，内殿施黄纱帐，宫人著紫皮履，华盖除金花爪，用铁徊钉。每曰：“使我治天下十年，当使黄金与土同价。”欲以身率天下，移变风俗。

上姓名骨体及期运历数，并远应图讖数十百条，历代所未有，臣下撰录，上抑而不宣，盛矣。

史臣曰：孙卿有言：“圣人之有天下，受之也，非取之也。”汉高神武骏圣，观秦氏东游，盖是雅多大言，非始自知天命；光武闻少公之论讖，亦特一时之笑语；魏武初起义兵，所期“征西”之墓；晋宣不内迫曹爽，岂有定霸浮桥；宋氏屈起匹夫，兵由义立；咸皆一世推雄，卒开鼎祚。宋氏正位八君，卜年五纪，四绝长嫡，三称中兴，内难边虞，兵革世动。太祖基命之初，武功潜用，泰始开运，大拯时艰，龙德在田，见猜云雨之迹。及苍梧暴虐，衅结朝野，百姓惶惶，命悬朝夕。权

道既行，兼济天下。元功振主，利器难以假人，羣才勳力，实怀尺寸之望。岂其天厌水行，固已人希木德。归功与能，事极乎此。虽至公于四海，而运实时来，无心于黄屋，而道随物变。应而不为，此皇齐所以集大命也。

赞曰：于皇太祖，有命自天。同度宇宙，合量山渊。宋德不绍，神器虚传。宁乱以武，黜暴资贤。庸发西疆，功兴北翰。偏师独克，孤旅霆断。援旆东夏，职司静乱。指斧徐方，时惟伐叛。抗威京辇，坐清江汉。文艺在躬，芳尘渊塞。用下以才，镇民以德。端已雄睟，君临尊默。苞括四海，大造家国。

南齐书卷三 本纪第三

世祖武皇帝讳赜，字宣远，太祖长子也。小赜龙儿。生于建康青溪宅，其夜陈孝后、刘昭后同梦龙据屋上，故字上焉。

初为寻阳国侍郎，辟州西曹书佐，出为赣令。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，上不从命，南康相沈肃之繫上于郡狱。族人萧欣祖、门客桓康等破郡迎出上。肃之率将吏数百人追击，上与左右拒战，生获肃之，斩首百馀级，遂率部曲百馀人举义兵。始兴相殷孚将万兵赴子勋于寻阳，或劝上击之，上以众寡不敌，避屯揭阳山中，聚众至三千人。子勋遣其将戴凯之为南康相，及军主张宗之千馀人助之。上引兵向郡，击凯之别军主程超数百人于南康口，又进击宗之，破斩之，遂围郡城。凯之以数千人固守，上亲率将士尽日攻之，城陷，凯之奔走，杀伪赣令陶冲之。上即据郡城，遣军主张应期、邓惠真三千人袭豫章。子勋遣军主谈秀之等七千人，与应期相拒于西昌，筑营垒，交战不能决。闻上将自下，秀之等退散。事平，徵为尚书库部郎，征北中兵参军，西阳县子，带南东莞太守，越骑校尉，正员郎，刘韞抚军长史，襄阳太守。别封赣县子，邑三百户，固辞不受。转宁朔将军、广兴相。

桂阳王休范反，上遣军袭寻阳，至北岫，事平，除晋熙王安西谘议，不拜，复还郡。转司徒右长史、黄门郎。沈攸之在荆楚，宋朝密为之备，元徽四年，以上为晋熙王镇西长史、江夏内史、行郢州事。从帝立，徵晋熙王燮为抚军、扬州刺史，以上为左卫将军，辅燮俱下。沈攸之事起，未得朝廷处分，上以中流可以待敌，即据盆口城为战守之备。太祖闻之，喜曰：“此真我子也！”上表求西讨，不许，乃遣偏军援郢。平西将军黄回等皆受上节度。加上冠军将军、持节。昇明二年，事平，转散骑常侍、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晋熙二郡军事、征虏将军、江州刺史，持节如故。封闻喜县侯，邑二千户。其年，徵侍中、领军将军。给鼓吹一部。府置佐史。领石头戍军事。寻又加持节、督京几诸军事。三年，转散骑常侍、尚书仆射、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，持节、都督、领军如故。给班剑二十人。

齐国建，为齐公世子，改加侍中、南豫州刺史，给油络车，羽葆鼓吹，增班剑为四十人。以石头为世子宫，官置二率以下，坊省服章，一如东宫。进爵王太子。太祖即位，为皇太子。

建元四年三月壬戌，太祖崩，上即位，大赦。征镇州郡令长军屯营部，各行丧三日，不得擅离任，都邑城守防备幢队，一不得还。乙丑，称先帝遗诏，以司徒袪渊录调书事，尚书左仆射王俭为尚书令，车骑将军张敬儿为开府仪同三司。诏曰：“丧礼虽有定制，先旨每存简约，内官可三日一还临，外官间一日还临。后有太丧皆如之。”丁卯，以右卫将军吕安国为司州刺史。庚午，以司空豫章王嶷为太尉。癸酉，诏曰：“城直之制，历代宜同，顷岁逋弛，遂以万计。虽在宪宜惩，而原心可亮。积年逋城，可悉原荡。自兹以后，申明旧科，有违纠裁。”庚辰，诏曰：“比岁未稔，贫穷不少，京师二岸，多有其弊。遣中书舍人优量赈恤。”

夏四月丙午，以辅国将军张倪为兖州刺史。辛卯，追尊穆妃为皇后。

五月乙丑，以丹阳尹闻喜公子为南徐州刺史。甲戌，以新除左卫将军垣崇祖为豫州刺史。癸未，诏曰：“顷水雨频降，潮流荐满，二岸居民，多所淹渍。遣中书舍人与两县官长优量赈恤。”

六月甲申，立皇太子长懋。诏申壬戌赦恩百日。乙酉，以鄱阳王锵为雍州刺史，临汝公子卿为郢州刺史。甲午，以宁朔将军臧灵智为越州刺史。丙申，立皇太子妃王氏。进封闻喜公子良为竟陵

王，临汝公子卿为庐陵王，应城公子敬为安陵王，江陵公子懋为晋安王，枝江公子隆为随郡王，皇子子真为建安王，皇孙昭业为南郡王。戊戌，诏曰：“水潦为患，星纬乖序。京都囚系，可克日讯决；诸远狱委刺史以时察判。建康、秣陵二县贫民加赈赐，必令周悉。吴兴、义兴遭水县，蠲除租调。”癸卯，以司徒褚渊为司空、骠骑将军。

秋七月庚申，以卫尉萧顺之为豫州刺史。壬戌，以冠军将军垣荣祖为青、冀二州刺史。

八月癸卯，司徒褚渊薨。

九月丁巳，以国哀故，罢国子学。己巳，以前军将军姜伯起为秦州刺史。辛未，以征南将军王僧虔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尚书右仆射王奂为湘州刺史。

冬十二月己丑，诏曰：“缘淮戍将，久处边劳，三元行始，宜沾恩庆。可遣中书舍人宣旨临会。后每岁皆如之。”庚子，以太子左卫率戴僧静为徐州刺史。

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，车驾祠南郊，大赦，改元。壬子，诏内外羣僚各举朕违，肆心规谏。又诏王公卿士，各举所知，随方登叙。诏曰：“经邦之寄，寔资蒞民，守宰禄俸，盖有恒准。往以边虞告警，故沿时损益，今区宇宁晏，庶绩咸熙，念勤简能，宜加优奖。郡县丞尉，可还田秩。”太尉豫章王嶷领太子太傅，护军将军长沙王晃为南徐州刺史，镇北将军竟陵王子良为南兖州刺史。庚申，以待中萧景先为中领军。壬戌，立皇弟锐为南平王，鉴为宜都王，皇子子明为武昌王，子罕为南海王。甲子，为筑青溪旧宫，诏槩仗瞻履。

二月辛巳，以征虏将军杨灵为沙州刺史。辛丑，以陇西公宕昌王梁弥机为河、凉二州刺史，东羌王像舒彭为西凉州刺史。

三月癸丑，诏曰：“宋德将季，风轨陵迟，列宰庶邦，弥失其序，迁谢遄速，公私凋弊。泰运初基，草昧惟始，思述先范，永隆治根，蒞民之职，一以小满为限。其有声绩克举，厚加甄异；理务无庸，随时代黜。”丙辰，诏曰：“朕自丁荼毒，奄便周忌，瞻言负荷，若坠渊壑。而远图尚蔽，政刑未理，星纬失序，阴阳愆度。思播先泽，兼酬天眚，可申辛亥恩五十日，以期讫为始。京师囚系，悉皆原宥。三署军徒，优量降遣。都邑鳏寡尤贫，详加赈恤。”戊寅，诏“四方见囚，罪无轻重，及劫贼馀口长徒勅系，悉原赦。逋负督赃，建元四年三月以前，皆特除”。

夏四月壬午，诏曰：“魏矜袁绍，恩洽丘墓，晋亮两王，荣覃馀裔，二代弘义，前载美谈。袁粲、刘秉与先朝同奖宋室，沈攸之于景和之世，特有适心，虽末节不终，而始诚可录。岁月弥往，宜特优降。粲、秉前年改葬莹兆，未修材槨，可为经理，令粗足周礼。攸之及其诸子丧柩在西者，可符荆州送反旧墓，在所为营葬事。”

五月丁酉，车骑将军张敬儿伏诛。

六月丙寅，诏“凡坐事应覆治者，在建元四年三月已前，皆原宥”。

秋七月戊戌，新除左光禄大夫王僧虔加特进。

九月己卯，以荆州刺史临川王映为骠骑将军，冠军将军庐陵王子卿为荆州刺史，吴郡太守安陵侯緬为郢州刺史。

二年春正月乙亥，以司州刺史吕安国为南兖州刺史，征北将军竟陵王子良为护军将军兼司徒，征北长史刘俊为司州刺史。丙子，以右光禄大夫王延之为特进。

三月乙亥，以吴兴太守张岱为南兖州刺史，前将军王奂为江州刺史，平北将军吕安国为湘州刺史。戊寅，以少府赵景翼为广州刺史。

夏四月甲辰，诏“扬、南徐、南兖、徐、兖五州统内诸狱，并、豫、江三州府州见囚，江州寻阳、新蔡两郡系狱，并部送还台，须候克日断枉直。缘江远郡及诸州，委刺史详察讯”。己巳，以宁朔将军程法勤为宁州刺史。

六月癸卯，车驾幸中堂听讼。乙巳，以安陆王子敬为南兖州刺史。戊申，以黄门侍郎崔平仲为青、冀二州刺史。

秋七月癸未，诏曰：“夫乐所自生，先哲垂诰，礼不忘本，积代同风。是以汉光迟回于南阳，魏文殷勤于谯国。青溪宫体天含晖，则地栖宝，光定灵源，允集符命。在昔期运初开，经纶方远，缙

筑之劳，我则未暇。时流事往，永惟哽咽，朕以寡薄，嗣奉鸿基，思存缔构，式表王迹。考星创制，揆日兴功，子来告毕，规摹昭备。宜申衅落之礼，以畅感尉之怀，可克日小会。”甲申，立皇子子伦为巴陵王。

八月丙午，车驾幸旧宫小会，设金石乐，在位者赋诗。诏申“京师狱及三署见徒，量所降宥。领宫职司，详赐币帛”。戊申，车驾幸玄武湖讲武。甲子，诏曰：“窆枯掩骼，义重前诰，恤老哀癯，是惟令典。朕永思民瘼，弗忘鉴寐。声凭未敷，物多乖所。京师二县，或有久坟毁发，可随宜掩埋。遗骸未椁，并加敛瘞。疾病穷困不能自存者，详为条格，并加沾赉。”

冬十月丁巳，以桂阳王铄为南徐州刺史。

十一月丁亥，以始兴王鉴为益州刺史。

三年春正月丙辰，以大司农刘楷为交州刺史，安西谘议参军崔庆绪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甲申，以晋安王子懋为南豫州刺史。辛卯，车驾祠南郊，大赦。都邑三百里内罪应入重者，降一等，馀依赦制。劾系之身，降遣有差。赈恤二县贫民。又诏曰：“春秋国语云‘生民之有学教，犹树木之有枝叶。’果行育德，咸必由兹。在昔开运，光宅华夏，方弘典谟，克隆教思，命彼有司，崇建庠塾。甫就经始，仍离屯故，仰瞻徽猷，岁月弥远。今遐迩一体，车轨同文，宜高选学官，广延胄子。”又诏“守宰亲民之要，刺史案部所先，宜严课农桑，相土揆时，必穷地利。若耕蚕殊众，足厉浮堕者，所在即便列奏。其违方骄矜，佚事妨农，亦以名闻。将明赏罚，以劝勤怠。校覈殿最，岁竟考课，以申黜陟”。

二月辛丑，车驾祠北郊。

夏四月戊戌，以新除右卫将军豫章王世子子响为豫州刺史，辅国将军桓敬为兖州刺史。

五月乙未，诏曰：“氓俗凋弊，于兹永久，虽年谷时登，而歉乏比室。凡单丁之身及茆独而秩养养孤者，并蠲今年田租。”是月，省总明观。

六月庚戌，进河南王度易侯为车骑将军。

秋七月辛丑，诏“丹阳所领及馀二百里内见囚，同集京师，自此以外，委州郡决断”。甲戌，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虔薨。丁亥，以骠骑中兵参军董仲舒为宁州刺史。

八月乙未，车驾幸中堂听讼。丁巳，以行宕昌王梁弥颉为河、凉二州刺史。戊午，以尚书令王俭领太子少傅，太子詹事萧顺之为领军将军。

冬十月壬戌，诏曰：“皇太子长懋讲毕，当释奠，王公以下可悉往观礼。”

十一月乙丑，以冠军将军王文仲为青、冀二州刺史。

十二月丁酉，诏曰：“九谷之重，八村为末，是故洁粢丰盛，祝史无愧于辞，不籍千亩，周宣所以贻谏。昔期运初启，庶政草昧，三推之典，我则未暇。朕嗣奉鸿基，思隆先轨，载耒躬亲，率由旧式。可以开春发岁，敬简元辰，鸣青鸾于东郊，冕朱紘而蒞事，仰荐宗禋，俯勗黔阜。将使困庾内充，遗秉外切，既富而教，兹焉攸在。”

是夏，琅邪郡旱，百姓芟除枯苗，至秋擢颖大熟。

四年春正月甲子，以南琅邪、彭城二郡太守随郡王子隆为江州刺史，征虏长史张瓌为雍州刺史，征虏将军薛渊为徐州刺史，护军将军兼司徒竟陵王子良进号车骑将军。富阳人唐<□□禹>之反，聚众桐庐，破富阳、钱塘等县，害东阳太守萧崇之。遣宿卫兵出讨，伏诛。丁酉，冠军将军、马军主陈天福坐讨唐<□□禹>之烧掠百姓，弃市。辛卯，车驾幸中堂策秀才。

闰月癸巳，立皇子子贞为邵陵王，皇孙昭文为临汝公。丁未，以武都王杨集始为北秦州刺史。辛亥，车驾藉田。诏曰：“夫耕藉所以表敬，亲载所以率民。朕景行前规，躬执良耜，千畝咸事，六稔可期，教义克宣，诚感兼畅。重以天符灵贶，岁月鳞萃，宝鼎开玉匣之祥，嘉禾发同穗之颖，甘露凝晖于垆牧，神爵蹇翥于兰囿。斯乃宗稷之庆，岂寡薄所臻。思俾休和，覃兹黔阜，见刑罪殊死以下，悉原宥。诸逋负在三年以前尤穷弊者，一皆蠲除。孝悌力田，详授爵位，孤老贫穷，赐谷十石。凡欲附农而粮种阙乏者，并加给贷，务在优厚。”癸丑，以始兴内史刘勰为广州刺史。甲寅，以藉田礼毕，车驾幸阅武堂劳酒小会，诏赐王公以下在位者帛有差。戊午，车驾幸宣武堂讲武。诏曰：

“今亲阅六师，少长有礼，领馭羣帅，可量班赐。”

二月己未，立皇弟録为晋熙王，铉为河东王。庚寅，以光禄大夫王玄载为兖州刺史。

三月辛亥，国子讲孝经，车驾幸学，赐国子祭酒、博士、助教绢各有差。

夏四月丁亥，以尚书左仆射柳世隆为湘州刺史。临沂县麦不登，刈为马芻，至夏更苗秀。

五月癸巳，诏“扬、南徐二州今年户租，三分二取见布，一分取钱。来岁以后，远近诸州输钱处，并减布直，匹淮四百，依旧折半，以为永制”。丙午，以吴兴太守西昌侯鸾为中领军。

秋八月辛酉，以镇南长史萧惠休为广州刺史。

九月甲寅，以征虏将军王广之为徐州刺史。

冬十二月乙亥，以东中郎司马崔惠景为司州刺史。

五年春正月戊子，以太尉豫章王嶷为大司马，车骑将军竟陵王子良为司徒，骠骑将军临川王映、卫将军王俭、中军将军王敬则并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都官尚书沈文季为郢州刺史，左将军安陆王子敬为荆州刺史，征虏将军晋安王子懋为南兖州刺史，辅国将军建安王子真为南豫州刺史。辛卯，诏曰：“朕味爽丕显，思康民瘼。虽年谷亟登，而饥馑代有。今履端肇运，阳和告始，宜协时休，覃兹黎庶。诸孤老贫病，并赐粮饩，遣使亲赋，每存均普。”雍、司二州蛮虏屡动，丁酉，遣丹阳尹萧景先出平阳，护军将军陈显达出宛、叶。

三月戊子，车驾幸芳林园禊宴。丁未，以护军将军陈显达为雍州刺史。

夏四月庚午，车驾殷祠太庙。诏“系囚见徒四岁刑以下，悉原遣，五年减为三岁，京邑罪身应入重，降一等”。

六月辛酉，诏曰：“比霖雨过度，水潦洊溢，京师居民，多离其弊。遣中书舍人、二县官长随宜赈赐。”

秋七月戊申，诏“丹阳属县建元四年以来至永明三年所逋田租，殊为不少。京甸之内，宜加优贷。其非中贫者，可悉原停”。

八月乙亥，诏“今夏雨水，吴兴、义兴二郡田农多伤，详蠲租调”。

九月己丑，诏曰：“九日出商飀馆登高宴羣臣。”辛卯，车驾幸商飀馆。馆，上所立，在孙陵岗，世呼为“九日台”者也。丙午，诏曰：“善为国者，使民无伤，而农益劝。是以十一而税，周道克隆，开建常平，汉载惟穆。岱畎丝枲，浮汶来贡，杞梓皮革，必缘楚往。自水德将谢，丧乱弥多，师旅岁兴，饥馑代有。贫室尽于课调，泉贝倾于绝域，军国器用，动资四表，不因厥产，咸用九赋，虽有交贸之名，而无润私之实，民咨涂炭，寔此之由。昔以开运，星纪未周，余弊尚重。农桑不殷于曩日，粟帛轻贱于当年。工商罕兼金之储，匹夫多饥寒之患。良由圜法久废，上市稍寡。所谓民失其资，能无匮乎？凡下贫之家，可蠲三调二年。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，余米谷丝绵之属，其和价以优黔首。远邦尝市杂物，非土俗所产者，皆悉停之。必是岁赋攸宜，都邑所乏，可见直和市，勿使逋刻。”

冬十月甲申，以中领军西昌侯鸾为豫州刺史，侍中安陆侯緇为中领军。初起新林苑。

六年春正月壬午，以祠部尚书安成王暹为南徐州刺史。诏“二百里内狱同集京师，克日听览，自此以外，委州郡讯察。三署徒隶，详所原释”。

三月己亥，以豫章王世子子响为巴东王。癸卯，以光禄大夫周盘龙为行兖州刺史。

五月甲午，以宕旱王梁弥承为河、凉二州刺史。

六月甲寅，以散骑常侍沈景德为徐州刺史。丙子，以始兴太守房法乘为交州刺史。

秋七月乙巳，都官尚书吕安国为领军将军。

八月乙卯，诏“吴兴、义兴水潦，被水之乡，赐痼疾笃癘口二斛，老疾一斛，小口五斗”。

九月壬寅，车驾幸琅邪城讲武，习水步军。

冬十月庚申，立冬，初临太极殿读时令。辛酉，以祠部尚书武陵王晔为江州刺史。

闰月乙卯，诏曰：“北兖、北徐、豫、司、青、冀八州，边接疆场，民多悬罄，原永明以前所逋

租调。”辛卯，以尚书仆射王奂为领军将军。

十一月乙卯，以羽林监费延宗为越州刺史。庚申，以后将军晋安王子懋为湘州刺史，西阳王子明为南兖州刺史。

七年春正月丙午，以中军将军王敬则为豫州刺史，中军将军阴智伯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戊申，诏曰：“雍州频岁戎役，兼水旱为弊，原四年以前逋租。”辛亥，车驾祠南郊，大赦。京邑贫民，普加赈赐。又诏曰：“春颁秋敛，万邦所以惟怀，柔远能迓，兆民所以允殖。郑浑宰邑，因姓立名，王濬剖符，户口殷盛。今产子不育，虽炳常禁，比闻所在，犹或有之。诚复礼以贫杀，抑亦情由俗淡。宜节以严威，敦以惠泽。主者寻旧制，详量附定，蠲恤之宜，务存优厚。”壬戌，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临川王映薨。戊辰，诏曰：“诸大夫年秩隆重，禄力殊薄，岂所谓下车惟旧，趋桥敬老。可增俸，详给见役。”

二月丙子，以左卫将军巴东王子响为中护军。己丑，诏曰：“宣尼诞敷文德，峻极自天，发辉七代，陶钧万品，英风独举，素王谁匹。功隐于当年，道深于日月，感麟厌世，缅邈千祀，川竭谷虚，丘夷渊塞，非但洙泗湮沦，至乃飧尝乏主。前王敬仰，崇脩寝庙，岁月亟流，鞠为茂草。今学敦兴立，实禀洪规，抚事怀人，弥增钦属。可改筑宗祊，务在爽垲。量给祭秩，礼同诸侯，奉圣之爵，以时绍继。”壬寅，以丹阳君王晏为江州刺史。癸卯，以巴陵王子伦为豫州刺史。

三月丁未，以太子右卫率王玄邈为兖州刺史。庚戌，以中护军巴东王子响为江州刺史，中书令随郡王子隆为中护军。甲寅，立皇子子岳为临贺王，子峻为广汉王，子琳为宣城王，子珉为义安王。

夏四月戊寅，诏曰：“婚礼下达，人伦攸始，周官设媒氏之职，国风兴及时之咏。四爵内陈，义不期侈，三鼎外列，事岂存奢。晚俗浮丽，历兹永久，每思惩革，而民未知禁。乃闻同牢之费，华泰尤甚。膳羞方丈，有过王侯。富者扇其骄风，贫者耻躬不逮。或以供帐未具，动致推迁，年不再来，盛时忽往。宜为节文，颁之士庶。并可拟则公朝，方櫛供设，合盥之礼无亏，宁俭之义斯在。如故有违，绳之以法。”

五月乙巳，尚书令、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王俭薨。甲子，以新除尚书左仆射柳世隆为尚书令。

六月丁亥，车驾幸琅邪。

秋八月庚子，以左卫将军建安王子真为中护军。

冬十月己丑，诏曰：“三季浇浮，旧章陵替，吉凶奢靡，动违矩则。或裂锦绣以竞车服之饰，涂金镂石以穷莹域之丽。至斑白不婚，露棺累叶，苟相媿衒，罔顾大典。可明为条制，严勒所在，悉使画一。如复违犯，依事纠奏。”

十二月己亥，以中护军建安王子真为郢州刺史，江州刺史巴东王子响为荆州刺史，前安西司马垣荣祖为兖州刺史。

八年春正月庚子，征西大将军王敬则进号骠骑大将军，左将军沈文季为领军将军，丹阳尹鄱阳王锵为江州刺史。诏放遣隔城虏俘，听还其本。

二月壬辰，零陵王司马药师薨。

夏四月戊辰，诏“公卿已下各举所知，随才授职。进得其人，受登贤之赏；荐非其才，获滥举之罚”。

秋七月辛丑，以会稽太守安陆侯緇为雍州刺史。癸卯，诏曰：“阴阳舛和，纬象愆度，储胤婴患，淹历旬晷。思仰祇天戒，俯纾民瘼，可大赦天下。”癸亥，诏“司、雍二州，比岁不稔，雍州八年以前司州七年以前逋租悉原。汝南一郡复限更申五年”。

八月丙寅，诏“京邑霖雨既过，居民泛滥，遣中书舍人、二县官长赈恤”。乙酉，以行河南王世子休留成为秦、河二州刺史。壬辰，以左卫将军随郡王子隆为荆州刺史。巴东王子响有罪，遣丹阳尹萧顺之率军讨之，子响伏诛。

冬十月丁丑，诏“吴兴水淹过度，开所在仓赈赐”。癸巳，原建元以前逋租。

十一月乙卯，以建武将军伏登之为交州刺史。

十二月乙丑，以振威将军陈僧授为越州刺史。戊寅，诏“尚书丞郎职事繁剧，恤俸未优，可量

增赐禄”。己卯，皇子子建为湘东王。癸巳，以监青冀二州军、行刺史事张冲为青、冀二州刺史。

九年春正月甲午，以侍中江夏王锋为南徐州刺史，冠军将军刘悛为益州刺史。辛丑，车驾祠南郊，诏“京师见囚系，详量原遣”。

三月乙卯，以南中郎司马刘楷为司州刺史。辛丑，以太子左卫率刘缵为广州刺史。

夏四月乙亥，有司奏“旧格一年两过行陵，三月十五日曹郎以下小行，九月十五日司空以下大行，今长停小行，唯二州一大行”。诏曰“可”。

六月甲戌，以尚书左仆射王奂为雍州刺史。

秋九月戊辰，车驾幸琅邪城讲武，观者倾都，普颁酒肉。

十年春正月戊午，诏“诸责负众逋七年以前，悉原除。高贲不在例。孤老六疾，人谷五斛。内外有务众官增禄俸”。以左民尚书南平王锐为湘州刺史，司徒竟陵王子良领尚书令，右卫将军王玄邈为北徐州刺史，中军将军庐陵王子卿进号车骑将军，北中郎将南海王子罕为兖州刺史，辅国将军临汝公昭文为南豫州刺史，冠军将军王文和为北兖州刺史。

二月壬寅，镇军将军陈显达领中领军。

夏四月辛丑，大司马豫章王嶷薨。

五月己巳，司徒竟陵王子良为扬州刺史。

秋八月丙申，以新城太守郭安明为宁州刺史。

冬十月乙丑，车驾幸玄武湖讲武。甲午，车驾殷祠太庙。

十一月戊午，诏曰：“顷者霖雨，樵粮稍贵，京邑居民，多离其弊。遣中书舍人、二县官长赈赐。”

十一年春正月癸丑，诏“京师见系囚，详所原遣”。以骠骑大将军王敬则为司空，江州刺史鄱阳王锵为领军将军，镇军大将军陈显达为江州刺史，右卫将军崔慧景为豫州刺史。丙子，皇太子长懋薨。

二月壬午，以车骑将军庐陵王子卿为骠骑将军、南豫州刺史，抚军将军安陆王子敬进号车骑将军。己丑，辅国将军曹虎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癸卯，以新除中书监晋安王子懋为雍州刺史。丙午，以冠军将军王文和为益州刺史。

三月乙亥，雍州刺史王奂伏诛。

夏四月壬午，诏“东宫文武臣僚，可悉度为太孙官属”。甲午，立皇太孙昭业、太孙妃何氏。诏“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，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粟泉各有差”。癸卯，以骠骑将军刘灵哲为兖州刺史。

五月戊辰，诏曰：“水旱成灾，谷稼伤弊，凡三调众逋，可同申至秋登。京师二县、朱方、姑熟，可权断酒。”庚午，以辅国将军萧惠休为徐州刺史。丙子，以左民尚书宜都王铿为南豫州刺史。

六月壬午，诏“霖雨既过，遣中书舍人、二县官长赈赐京邑居民”。

秋七月丁巳，诏曰：“顷风水为灾，二岸居民，多离其患。加以贫病六疾，孤老稚弱，弥足矜念。遣中书舍人履行沾恤。”又诏曰：“水旱为灾，实伤农稼。江淮之间，仓廩既虚，遂草窃充斥，互相侵夺，依阻山湖，成此逋逃。曲赦南兖、兖、豫、司、徐五州，南豫州之历阳、谯、临江、庐江四郡三调，众逋宿债，並同原除。其缘淮及青、冀新附侨民，复除已讫，更申五年。”

是月，上不豫，徙御延昌殿，乘輿始登阶，而殿屋鸣咤，上恶之。虏侵边，戊辰，遣江州刺史陈显达镇雍州樊城。上虑朝野忧惶，乃力疾召乐府奏正声伎。戊寅，大渐。诏曰：“始终大期，贤圣不免，吾行年六十，亦复何恨。但皇业艰难，万机事重，不能无遗虑耳。太孙进德日茂，社稷有寄。子良善相毗辅，思弘治道；内外众事无大小，悉与鸾参怀共下意。尚书中是职务根本，悉委王晏、徐孝嗣。军旅捍边之略，委王敬则、陈显达、王广之、王玄邈、沈文季、张瓌、薛渊等。百辟庶僚，各奉尔职，谨事太孙，勿有懈怠。知复何言。”又诏曰：“我识灭之后，身上著夏衣画天衣，纯乌犀导，应诸器悉不得用宝物及织成等，唯装复袂衣各一通。常所服身刀长短二口铁环者，随我入梓宫。祭敬之典，本在因心，东邻杀牛，不如西家禴祭。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，唯设饼、茶饮、干饭、酒脯而已。天下贵贱，咸同此制。未山陵前，朔望设菜食。陵墓万世所宅，意尝恨休安陵未称，今可

用东三处地最东边以葬我，名为景安陵。丧礼每存省约，不须烦民。百官停六时入临，朔望祖日可依旧。诸主六宫，并不须从山陵。内殿风华、寿昌、耀灵三处，是吾所治制。夫贵有天下，富兼四海，宴处寢息，不容乃陋，谓此为奢侈之中，慎勿坏去。显阳殿玉像诸佛及供养，具如别牒，可尽心礼拜供养之。应有功德事，可专在中。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，及起立塔寺，以宅为精舍，并严断之。唯年六十，必有道心，听朝贤选序，已有别诏。诸小小赐乞，及合内处分，亦有别牒。内外禁卫劳旧主帅左右，悉付萧湛优量驱使之，勿负吾遗意也。”是日上崩，年五十四。

上刚毅有断，为治总大体，以富国为先。颇不喜游宴、雕绮之事，言常恨之，未能顿遣。临崩又诏“凡诸游费，宜从休息。自今远近荐献，务存节俭，不得出界营求，相高奢丽。金粟缁纩，弊民已多，珠玉玩好，伤工尤重，严加禁绝，不得有违准绳”。

九月丙寅，葬景安陵。

史臣曰：世祖南面嗣业，功参宝命，虽为继体，事实艰难。御袞垂旒，深存政典，文武授任，不革旧章，明罚厚恩，皆由上出，义兼长远，莫不肃然。外表无尘，内朝多豫，机事平理，职责有恒，府藏内充，民鲜劳役，宫室苑囿，未足以伤财，安乐延年，众庶所同辛。若夫割爱怀抱，同彼甸人，太祖羣昭，位后诸穆。昔汉武留情晚悟，追恨戾园，魏文侯克中山，不以封弟，英贤心迹，臣所未详也。

赞曰：武帝丕显，徽号止戈。韶岭歇禊，彭派澄波。威承景历，肃御金科。北怀戎款，南献夷歌。市朝晏逸，中外宁和。

南齐书卷四 本纪第四

郁林王

郁林王昭业字元尚，文惠太子长子也。小名法身。世祖即位，封南郡王，二千户。永明五年十一月戊子，冠于东宫崇政殿。其日小会，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，给昭业扶二人。七年，有司奏给班剑二十人，鼓吹一部，高选友、学。十一年，约卓轮三望车。诏高选国官。文惠太子薨，立昭业为皇太孙，居东宫。世祖崩，太孙即位。

八月壬午，诏称先帝遗诏，以护军将军武陵王晔为卫将军，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即本号，并开府仪同三司，尚书左仆射西昌侯鸾为尚书令，太孙詹事沈文季为护军将军。癸未，以司徒竟陵王子良为太傅。诏曰：“朕以寡薄，嗣膺宝政，对越灵命，钦若前图，思所以敬守成规，拱揖羣后。哀荒在日，有懵大猷，宜育德振民，光昭睿范。凡逋三调及众责，在今年七月三十日前，悉同蠲除。其备偿封籍货鬻未售，亦皆还主。御府诸署池田邸治，兴废沿革，本施一时，于今无用者，详所罢省。今宜权禁，一以还民，关市征赋，务从优减。”丙戌，诏曰：“近北掠馥口，悉充军实。刑故无小，罔或攸赦，抚辜兴仁，事深睿范。宜从荡宥，许以自新，可一同放遣，还复民籍。已赏赐者，亦皆为贖。”辛丑，诏曰：“往岁蛮虏协谋，志扰边服，羣帅授略，大歼凶丑。革城克捷，及舞阴固守，二处劳人，未有沾爵赏者，可分遣选部，往彼序用。”

九月癸丑，诏“东西二省府国，长老所积，财单禄寡，良以矜怀。选部可甄才品能，推校年月，邦守邑丞，随宜量处，以贫为先”。辛酉，追尊文惠皇太子为世宗文皇帝。

冬十月壬寅，尊皇太子孙太妃为皇太后，立皇后何氏。

十一月辛亥，立临汝公昭文为新安王，曲江公昭秀为临海王，皇弟昭粲为永嘉王。

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，改元，大赦。加太傅竟陵王子良殊礼。骁骑将军晋熙王铄为郢州刺史，丹阳尹安陆王子敬为南兖州刺史，征北大将军晋安王子懋为江州刺史，临海王昭秀为荆州刺史，永嘉王昭粲为南徐州刺史，征南大将军陈显达进号车骑大将军，郢州刺史建安王子真为护军将军。诏百僚极陈得失。又诏王公以下各举所知。戊申，以护军将军沈文季为领军将军。己酉，以前将军曹虎为雍州刺史，右卫将军薛渊为司州刺史。庚戌，以宁朔将军萧懿为梁、南秦二州刺史，辅国长史申希祖为交州刺史。辛亥，车驾祠南郊。诏曰：“执耜慙忘，悬磬比室，乘机或惰，无褐终年。非怠非荒，虽由王道，不稂不莠，实赖民和。顷岁多稼无爽，遗秉如积，而三登之美未臻，万斯之基尚